



冬日,友聚

张晓东

在抱器轩,围坐的几个人
喝着普洱随意地聊着,轻声轻语
从眼前的天气,到南宋官窑
到诗歌、民谣、电影
像冬天的雪花漫无目的地飘着
也聊起日常,说起昨日在龙泉
他们喝了三顿酒,有一个叫半仙的人
中途逃逸,为了回家修行
“那是一个活在空中的人”
“自信可以活到五百年”
在我半信半疑期间,一起欣赏了
大师偶得的冰裂纹,也谈到
众生平等,善人恶人
我躲在一支烟的背后,静静聆听
喜欢上这种平静的流淌
虽然其中的二人,我初次相识
但他们越来越像
和我离别多年的那个谁与谁

冬日田园

叶琛

愿望这样空旷,一如湖石边倚靠的
轻轻喘息
这心思并不陌生
这心思触碰水田里交错的草影横斜

田地之间,饱满的、缺憾的
在大风里无一幸免
田的伤口波光粼粼
田的夜晚,雨淋湿一片大大的凋零

然而,我所提及的
是不朽的远方,热爱与善良

劝农友

邵彦山

我朋友,还在空旷的田野抢收
本年度他的最后一畦稻谷。
他要抢在鸦雀一拥而上,到他的田地里
捡稻穗之前,让颗粒归仓。

我靠在稻田的山腰,拧亮整村的灯光
像某些时光我用布谷鸟那样
召唤他
现在,我用秋沙鸭。
对他,我说:“留一些
给不劳而获的人们吧。他们也很珍贵;
他们在不劳而获中
付出了十倍耕牛或铧的力量。”

冬天的心境

秦人

田野
精心准备了一地菜叶
落满枯叶的土丘,有田鼠一点一点挪移,试探
深入黝黑的洞里,独享
秘密的寂寞
洞外,风从西伯利亚来
隐藏的
雪花意味着自由的渴望,如追赶
一场盛会,奔跑中
把世界分成两半
身处突如其来的冰期
生存,是生命中最重要事情
青春的日子?已变得
疏远而陌生
只有活命的粮食传来笑声
若人世复杂的因果
隐入漆黑世界
等待阳光

在陌领浮光, 度过余生中最年轻的一晚

陶雪亮

黄昏时,独自雨中开车
去南坑。然后,弃车,撑伞
往大山更深处迈步
沿途,有滚落的石头
水声溅溅,隐在尽染的草木中
前无来者,后无人影
漫过来的云雾、淅沥雨点,一路跟随
汗水涔涔中,认识
一个叫丁岱的小村

此刻,洁白浴缸,暖水汩汩

我像一条鱼,滑入
电视里,世界杯,不时发出蜂巢整窝振翅的声音
韩国队,三分钟连进两球
2比2,追平加纳队,然后再失一球落败
人生,多像这个滚动的足球

气象预报说,寒潮来势汹汹
但是否一夜入冬,尚待观察

此刻,好像可以确定的是——
在陌领浮光民宿,一个人
即将度过,他余生中最年轻的一晚……

冬天里

阿秉

交出目光,面向薄雾山岗
霜冻田野,风雨街头
橡胶棉鞋布满风尘,眼里沧桑
和逝去的时光一样长

灰色越过灰色围墙,在冬天里
剪去长发刮去胡须
冷漠只是一边风景,另一边
自我救赎的血液
向着雨淫天空,冰挂枝头

第一场雪落在遥远的杭州
今夜有白色的梦
孤独的行者啊!不苟且于枯叶下的温暖
不丢掉春天理想

风一直吹,空慧的眼神越过白云山顶
晴朗午后,晒谷场上
和一粒新年的稻米相聚

冬天,那阵颤栗

王文辉

冬天,并没有太多话语
猛兽,围坐在野外的篝火旁
心情复杂。大雪覆盖山林
客厅里的人,有滑雪的冲动

所有熟悉的,都已不见
夏天的亲人,门前的银杏,在
一个巨大的疑问里

总有人洞悉一切,如同这个季节
有着魔术师同行们的缄默,所有话语
都被挤压进了针尖

当一个世界完全改变,一阵颤栗
会让你重新认识自己。那些大把
无处挥霍的时间,长满杂草,要从中
挑选一颗种子,是在太难

这样的温度,适合掩埋所有的幻象
种子的宿命,从最初那一瞬间的颤栗
就被决定。你摘下口罩,仿佛遇见自己的家人
画面是真实的,那阵颤栗,如同闪电
在针尖上,刺痛了你

不谈其他季节,让我们回到冬天
如同谈论闪电,谈那一瞬间的颤栗

冬天的雨夜

陈金中

雨声唱着冬天的旋律
叮咚了一宿,如果说
雪花的温柔无息像那素雅恬静的少女
那这夜雨如同任性顽皮的孩童
不在乎冷风夜黑,只顾调皮捣蛋
长夜的沉寂,枯叶坠落
被雨水淹没,雨滴叮咚
总有梦被惊醒,暴露了盼雪的心机
夜盼雪自来,窗下候梅开
如这缠绵的冬雨,如那期盼的夜雪
泡在世俗中,泡在时光里
在中年,更愿意活成一株植物
或一本书,与风雨同季
与情意共老,冬夜雨落真好